



小說
創作

她的彷徨

廣益書局刊行



1941

購取
價 0.30



王
信
之
君

會
員

捐
贈

從阿毛能夠迴憶到自己的生活起，最有歷史價值的要算一隻矮竹椅了。她是一個四歲的胖胖地女孩，皮膚是作着赤黃色的，眼球很黑，上下遮着瑣瑣的睫毛。如果把這樣的眼睛生在城市裏又白又嫩地女孩的臉上，那說不定要引起多少人想吻她一下的趣事。但是在橢圓式的黃臉上，尤其是人家正趕進趕出忙着山裏

工作的時候，誰也不會注意到這個呆木木地坐在竹椅上，一天到晚動也不動的女孩的？

每天的情形大概總沒有變化吧？那間又濕又暗的房子裏透進天光的時候，阿毛的眼睛便從無思無慮的夢中張開來了。第一她聽見屋前樹上的鳥的歌唱，她的經驗中十分歡喜那些會飛會跳的小東西；但沒有人告訴她，所以她叫不出牠們的名字。惟一聽得聲音，她立刻知道響的便是那些小東西，覺得很好頑，於是睜着眼不瞬的視着，並且出神地聽。接着她聽見屋子前有腳聲了，這是媽媽和叔叔起來了。她認識那個蓬頭髮瘦面孔的婦人，她叫她媽，還有

一個天天肩着竹扛，拿着鎌刀出去的，她叫他叔叔的。還有一個比自己還小的，一天到晚，只會睡在床上哭，掛在媽的懷裏吃乳的，人家告訴她，這是弟弟。但她只會叫‘弟’，她的聲帶不大服她的使喚，只能發一個字的音，因此她明明意識着要叫兩個音，却只叫了一個，第二個沒有了。然而比起弟弟來她已經高明得多了，弟弟是除了哭不會發別的音的。

這時她聽得弟弟哭了，於是接着便是叔的罵聲，關於大人們所說的複雜的話，最使她明白的便是罵，平常她的經驗一聽到罵聲，頭上便拍拍的痛起來了。這樣的遭遇，是阿毛每天

免不了的惡運。她的叔叔勸不動便要她的頭上拍拍起來，一被拍，她立刻想哭，她的臉開始痙攣了起來，先是兩隻嘴角往下披，接着眼角也牽下來了，於是鼻管裏往內縮了幾縮，立刻眼中便充滿了水分。

—— 哇！……——把嘴張開來了。

——不許哭，哭再打！

打是可怕的；於是她又把鼻管縮了幾縮，再把嘴角披了披，使用小手擦眼睛，不嚮了。

聽得了媽的罵聲，她立刻想起了這樣痛苦的經歷，心頭有點惴惴起來了。那時弟弟雖沒有被打罵，接着也不哭了，只聽得在母懷中是

骨都骨都地吞乳的聲音。

——快快燒飯，吃了好走！——叔的聲音永遠是惡聲惡氣的。全時，他才挾着便壺，出外去洗濯，發出一種特別的聲音。

——來了，來了，別作氣。——媽的聲音帶着顫慄，——快一點，快一點，——這是催弟弟吃奶的低聲的說話。

——什麼時候，你看看，太陽又過了山頭啦！——砰的一聲，叔把夜壺放在床下了。

於是媽的腳聲，弟的叫聲，房後邊列列拉拉的柴在燃着了。水缸裏也乒乒的響，叔在挑水了。

阿毛把張着的眼睛轉瞬的閃了幾閃，看看黑的屋頂，頂上積掛着一條一條的塵穢，現出一個漏洞裏的天光。倦了，又看看蓋在身上的灰黑的破棉絮，填在身底下的竹蓆子。弟弟的叫聲一聲一聲的遲緩下來了，她也一點一點的朦朧起來了。

—— 阿毛，起來！ —— 突然在朦朧中嚇了過來，心頭別別的跳。接着是一雙叔的黑色皺皮的手，冷冰冰的把她的小身子拖出了被窠，便覺得身子的戰慄，於是一閃一閃的眨着眼看看叔的顏色，顯然又在發怒啊，她便默然的讓叔把衣服穿好，直到撲的把她丟在床下，

——叔，叫一聲！

——叔，——再叫了一聲。

——死不了的，——拍，一個耳光，她的臉肉又在痙攣起來了；但是立刻警覺，便強制把痙攣壓平了，蹙着一隻凍瘡痛的腳，一趑一趑的摸到門口竹椅上去。

現在她看見叔叔捧了一碗滿滿的黃米飯，狼吞虎嚥的吃，她便引起了自己的饑涎欲滴了，她覺得肚子裏作響，而且很不好過。但是她知道，這還不是她吃的時候，於是又只好不住的把兩隻嘴角往下一會一會的披。

——阿毛！——三隻幾乎生滿了刺的手



指，在她臉上一摸。她看見她的叔叔肩着竹杠要出門了，便抬起頭，閃了閃眼。

——叫一聲！

——叔……——扁着的嘴尖了一尖，

——呆大！——拍，臉上辣辣的又是一下，叔走出門去了。她把充滿了水分的眼睛又閃了一閃，看着叔的背影。她想起母親對她，雖不十分歡喜她，但有時還有憐惜她的意思；惟于叔叔，極沒有好感他唯一的事，便是捉着她的頭髮，惡聲惡氣的罵人，拍，拍，打她的耳光。

——爸，——她也會這樣叫，若然是逢着

人家問她時：

——阿毛，爸爸呢？

她便把一隻手舉起，向門口指指說：

——去，……去……

其實她真正的父親並不是叔叔，她的媽媽原來的丈夫却出門去了。當他出去的時候，阿毛還在媽的肚裏，當然她不會看見他後門口出去的情形；但不知是誰告訴她的？她總是好像很明白這事變的原委似的，只是指着門：

——去 …… 去……！

這樣常常勾起了媽的悲懷，她哭了。她想起了因為自己的不貞，把丈夫迫得出門去做和

尙，就此從一個教書先生的師母的地位，降到了砍柴的老婆，家裏再也沒有一袋一袋的米進門來了。從挑柴的竹杠裏挑了回來的，總不過兩三天的食糧；若逢着了下雨的時候，不但要餓着肚子熬，還動不動鬧起砍柴的火，捉住了頭髮挨打。愈想愈覺得自己的可憐，有時便把阿毛緊緊的抱着哭。一到阿毛會坐竹椅子的時候，肚子裏又生出一個阿毛的弟弟來。

這時候媽顯然又是要哭的樣子，把砍柴人吃過的飯碗收拾着。可是阿毛實在難於忍耐了。

——媽，——凡是她自動的叫媽，總離不



了生理上的進出兩個問題，這一點阿毛的媽，是很有經驗的。

——別着急，自己來拿。

於是阿毛很辛苦的從竹椅上爬了下來，一盞一盞的走到媽的身邊去，便接到了一碗放上湯的滿滿的飯，又一盞一盞的盪到竹椅旁邊，把椅當了桌，很快很快的把飯送進嘴裏去。這是她的機能中最發達的一管，一天到晚的呆坐在竹椅上，唯一的目的也就是滿滿的飯。把一碗吃完了，又捧着空碗一盞一盞走向媽前。於是又是滿的一碗，拿回到竹椅上來。如果不加禁止，她是永遠不會滿足的。

——夠了！——不許再喫了！—— 快去玩玩吧！

阿毛受了這樣的教訓，便把袖子抹了一抹嘴，趑到竹椅上坐下，準備等第二次的飯，不住的把嘴角牽動着。

——呀，馬來！馬來！…… 哈，哈，哈！
……桂生來，來，啦，啦，啦，啦，啦！……
哇……

——阿毛，外邊去玩！

她便一趑一趑的走到門外廣場上的兒童隊中去了。

——好，阿毛來！阿毛來！

——屎吃過來？

——吃……

——阿毛，當狗叫！

——汪……

——貓呢？

——咪……

——來來來，大家玩！

——拍！……哇……打打打，呆大，呆
大！好，打呆大，打呆大！

——哇……

——不許哭！哭再打！

——嘿·嘿·嘿！

——阿毛，爸呢！

——去 去…！

——哈哈哈哈哈…

——拍… 哇……

阿毛又一蹩一蹩進了門，坐在椅子上了。

——什麼又回來了！——媽正忙着弄弟的屎，看見扁着嘴回來的阿毛，就發起氣來。

——打… 打… 她把手向外指着，嘴角又披下來了。

——養了你這樣的呆大，永世不會出山了。 媽又低下頭去，氣破破的弄弟的屎去了。



阿毛仍然是坐着。眼睛是開着，但也沒有看見什麼，耳朵着沸沸揚揚的聽着的，門外邊孩子們的笑聲，心頭當然沒有思忖什麼，只是呆木木的，一動也不動。也許在想：

——飯吃過了。

這也決不是愉快的念頭，因為既經吃過，就非再等一大會不可。

弟又哭了。

——弟哭叔回來時怎麼不打？

或者在這樣的想着不平起來了，但仍然是坐着。

骨都，骨都，

——弟又吃奶了！

禁不住把舌尖舐了一舐脣；若是說她沒有這樣想，也就冤枉了。

天像是下起雨來了。點點滴滴的，果然響起來了，廣場上的孩子們在喊着趕回家去。

——啊，又下雨了！——這是媽的怨怒的呼聲。呼着便把手裏的孩子把床上一放，跑向屋後去了。

霎時雨聲急了起來，阿毛出神的聽着，對於她的想像沒有母親那樣的悲感，可也引不起興趣，她只是聽，聽着而已。

接着的雨絲後門口打了進來了，直打到阿

毛的椅子底下，地上濕了，阿毛的腳也濕了。阿毛閃了閃眼睛，完全不懂什麼一會事，望門口看看，望地上看看，更望自己的腳上看看。

——阿毛，把門關了！——媽的喊聲從屋後出來了。

阿毛的心跳了一跳，當做叔來了便爬落椅子，把門關好。重新再上椅子，腳在地上滑了一交，拍的兩只手心都是泥，而且痛了，仰着頭向前邊望了一望，沒有人；可是努力的爬，仍舊爬不起，於是嘴唇往下披，而且

——哇 …

的哭了。這時，媽在忙着收晒着的衣裳，

弟在床上已經呼呼的睡着了。

——哇……——她儘是哭。

II

雨依舊浙瀝地下來，這時坐在竹椅上的阿毛，出神地聽着，聽着，已經聽了好多時了。煤油的燈火，在污黑的破玻璃罩中，閃閃的跳着，把一間小小的房屋，在這模糊的火光中愈顯得陰森起來。可是這陰森的感覺，沒有侵入阿毛的小小的心靈裏來，她只是有些倦了，不住的要把眼睛閉攏來；但是倦總敵不住肚中的饑餓，如果她在思想，那末一定是：

——飯，飯，飯！

隔鄰晚飯的香味鑽進她的鼻管裏來了，她瞿然的把倦着的眼睛張開，全時嘴角上現出兩條險澁。但是飯可是沒有，對面牀沿上坐着的只有媽，她的長長的頭髮披散着，面孔越顯得可怕，懷裏還是緊緊的擁抱着弟弟。顯然有些和平常不同了，她爲什麼不到廚下去燒飯呢？阿毛立刻覺得憂鬱起來，從好多次的經驗中，她知道不幸之神將降臨了，於是把兩條小眉毛八字式的皺了一皺：

——媽 …

——不許響，坐着。——媽的聲音有點咽哽，她又在哭了。果然一半被散着的頭髮掩滅

着的眼睛，已經有了紅暈了。

於是阿毛把烏黑的大眼球閃了一閃，照舊倦洋洋地眯攏起來了。

雨一陣一陣大了，噤，噤的漏水在房內的泥地上響着，燈閃閃地跳。阿毛聽見自己的肚子嘖哩咕嚕的在叫了，但是她的心靈惴惴地不住，她再不敢叫“媽……”了。

——你好好地看着家，我去去就來。——從床沿簾上立起來了，把懷裏的孩子整個的塞進自己的胸膛，再把大襟上的鈕子扣了一個，又把自己的頭髮向上撫了幾撫，把衣角望下拉直。一邊對阿毛說了，一邊走到床背後。

——去 去 阿毛知道媽要去，便把手向關着的門口指了指，意思是說阿毛也要一道去。

媽在床背後摸了好一會，便走出來：

——好好坐着 我就來！——說着把一件黑布的大褂子包住了自己的頭，打開了門向着雨的門外走了。

阿毛閃着眼看看媽的行動，嘴角向下披，眼睛裏的水分一點點的濃潤起來了，她想哭，但沒有哭成，砰的一聲媽已把門在外邊反扣上了。於是她把臉上的痙攣壓平了，依舊定心的意識到自己的地位，向前面看看，又旋過頭來

向左邊看看，又向右邊看看；一切是模糊在鬼火般的燈光中。她看見黑的垂着的牀帳走過來了；掛在屋頂上的一隻竹籃長出可怕的兩隻眼睛來了。慢慢的這眼睛越睜得大了，而且鼻頭，嘴吧都有了；嘴吧張開來了，長的舌頭從嘴裏拖了出來。她連忙把眼向着別一邊，板桌上顯然坐着一個黑臉的叢毛人，在那邊笑；她更怕了。她又想哭，但是一切的哭從未使阿毛有過好處，這一點阿毛是很明白的；於是又止住哭，把烏黑的閃閃的大眼球閉了。但是閉不住的是耳朵，她還清清楚楚的聽見，傾盆似的雨聲，唰，唰的漏水聲，而且房間裏好像還有

腳步聲了，板桌也在響。吱，吱的是床底下的老鼠；老鼠出來找食物，找到阿毛的腳底上了。阿毛的垂在椅邊腳都不禁的抖起來，她用力的往上縮，縮着，縮着，周身也全時縮，縮成一團，她恨不得把自己縮得芝麻樣的一粒。最好連呼吸也停止。使房內房外一切可怕的東西不知道有阿毛在這兒才好。

現在一切都漸漸的沉寂起來了，一切可怕的東西都走出了阿毛的感覺圈了；把最後的倦眼，向關着的門瞥了一下；模糊的意識中，似乎還記得：

——去 … 去 … 媽 … 去……

然後整個的世界都和阿毛離開了。在沉悶的一切單調的聲音中，阿毛的鼾聲低低地吹了起來。她已走到了她最平安的境界中了，雖然這世界中也難免有惡臉的叱罵，粗糙的手的耳光，或是祇聞着觸鼻的飯的香，但畢竟是平安的時候多。

——媽呢？——不知經過了多少時候，這惡聲的叱問，把阿毛從睡夢中驚醒，是叔在那兒喝飽了酒回來了。

——媽呢？——又是惡狠的一聲。

阿毛把大眼睛揉了一揉，才認清了是可怕的叔，兩片嘴唇便抖了幾抖：

——去……去……——小手向門指着。

——去！到什麼地方去了？——叔的聲音更兇惡了。

——去 媽…去……——阿毛的手仍舊指着門口。

——到什麼地方去了？ 其實這樣複雜的問題，叫阿毛無論如何是不能有圓滿的解答的，她的知識力僅僅只能認識到門口為止，關於門以外的遼廣的世界，既沒有人告訴過她，她也沒有經驗過，她只知道“爸 去”，便是從這門出去的，“叔…去”，也是從這門出去的，“媽…去”，也是從這門出去的。她的叔也明



知阿毛不會知道，而去的人也決不會告訴阿毛：自己到那兒去的；但是明明瞭解也沒有用，他總於發火了：

——呆大，喂了你還不如喂一隻狗！——拍，粗糙的手掌拍的打上了阿毛的黃胖的臉肉上了，阿毛正覺得辣辛辛的痛，拍，第二下又連接着來了；這使阿毛忘却應該的忌諱：

——哇……

哭了，眼睛八字形的歪下來了。

——再哭，——拍，又是一下。——哭再打。

——嘿，嘿，——阿毛從鼻孔中吸進了所

有的悲哀與痛苦，不哭了。

他也就氣破破的不再理她，將踏濕的鞋，坐在床沿上脫，鞋脫了又拿起一條短短的煙筒來，裝上了黃煙，向煤油燈上吸着。嘴裏嘖嘖咕咕的說了些阿毛所不懂的話。阿毛把小手摸了摸被打紅了的臉腮，過了一會，也便忘却了苦楚，只是肚子又難受的叫了，這使阿毛比被打還悲傷，但她總沒有哭的勇氣了，她知道哭是有害無利的。

終於從大門外邊輕輕推進來，先是一個濕的頭，接着是濕的身子；慢慢地走了進來。阿毛抬起頭，見是媽，媽的臉流滿了水，油光光

地，黏着幾縷黑的頭髮，這樣子多麼可怕；阿毛想叫，但是來不及了。

——好！你到什麼地方去的！——叔篷的跳起身子，似乎要撲過去。

——米沒了你也不管，虧你又喝得醉薰薰地回來了。——媽的激越的聲音終是有些咽哽。

——什麼，喝你的嗎？——叔真的撲了過去了，抓住了混身都濕的女人的身子。

——哇——懷中的孩子急遽的叫了。

——你打，我給你打……——兩個人的身子便扭在一起，媽從包着的大褂底跌下，長的

頭髮水淋淋的散了下來。

——打你便打你！——龐，龐，拳頭在女人的背上發出聲音來了。

——你打，你打，——這聲音是從不能自由運用了的嘴裏出來，夾着破裂的號哭聲。

——哇 · 哇 ……——懷中受了不安的小孩叫得更厲害了。

索，落，落，從媽的懷裏一包小小的用新聞紙包着的米散滿了地上了。

阿毛出神地看着，戰慄了。但是默然，默然是阿毛的最普通的表現，其實像她那樣只有單音的言語，比默然的表現力還要小。這時她



作什麼呢，她實在沒有力量，應付這種似特殊而又平常的現象。

龐，龐，拳頭還是在運施着，夾着的是媽的號咷，與弟的哭喊。直到幾方面，打者，被打者，旁觀者，都疲乏了。

後來，終於只喝了一點水，阿毛被放進被窩裏去了。阿毛雖然沒有飽肚皮，却也會挨餓，到了無可奈何的時候，阿毛是時常挨餓的。挨餓是極不痛快的事情，但是無法只得挨，於是阿毛躺在破棉絮堆裏了。自然不能喫飽後的，一躺下便閉住眼，而且叔和媽還在喧嚷着，弟也在叫着，這一切都難使她入睡。

少時旁的一隻牀上，叔和媽和好了，起先媽總是哭，接着不知什麼一來，不哭了。叔的聲音很低，決不像平常那樣的惡聲惡氣，於是媽也開口了。

他們在說什麼呢？阿毛決不會瞭解，但媽的嘴裏不時的提起“阿毛”“阿毛”，這事情總和自己有一點關係了。阿毛出神的聽着聽着，有時誤會了以為在喚自己：

—— 噢……—— 她答應了。

—— 睡，不許響！—— 叔說了。

雖然叔並不會看見，阿毛終於很忠實地把眼睛閉上幾閉，接着又張開了，聽見叔和媽還

在講話。

——你答應我，你答應我，大家都有好處！

——嘿，嘿，——還是媽的低聲的囁嚅。
——這樣的苦也苦不下去了，讓她在家裏挨餓，活受罪，自然照了你的意思好。但是那人家

——自然，我知道，很好的人家，對待小孩很不壞。——他知道女人的意思在搖動了。

——嘎，嘎！

——大家只好怨命苦，我不然也不會歡喜將自家的骨肉給人去作踐的……眼淚揩去吧，

眼淚揩去吧！

——噯，噯！

——明兒你自家帶了去，看不對仍舊可以帶回來。

——你知道的詳細嗎？

——自然詳細知道，那女人我也是見過，因為她的男人和兒子都已出門去了，一個人在家裏怕寂寞。對小孩是很愛惜的。

——至少肚子總不會餓了。……我怕得是阿毛太笨，不討人家歡喜。

阿毛雖然聽着，但她一句也不懂，她只聽見媽已經不哭了，叔又差差的抽煙。接着是撲

的，把煤油燈吹熄了。一切都變做黑暗了，媽那邊的床動了一動，弟哭了，撲，撲，撲，媽拍着哄弟睡。叔還說話，聲音更加低得聽不出了；嗤，嗤，叔又在笑。

——不要，不要，——媽的回答完全快樂了。

雨像是停點了，阿毛的神志完全糊塗起來了，咕嚕咕嚕，肚又叫了，吱，吱吱，老鼠又在叫；但一切好得沒有關係，她睡着了。

III

除了飯以外，更有許多可以吃的東西，這一點阿毛是很知道的。時常在廣場上見孩子們手中的那些黃色紅色白色的各式小塊兒的東西，他看見過人家也把它送進嘴吧裏津津有味地咀嚼着的，而且他知道，這滋味一定比飯更好。他看見那些孩子們驕傲地嚼着，總是忍不住睜大眼睛，出神的仰着頭看，嘴角裏流出涎來。他從來沒有吃過這些東西，自然除了飯和一些別的用以充飢的東西以外，他的家裏是沒

有的；有，也不過叔吃的那條短桿子燃着火，便會吐青烟的，和一種黃的水，但這些都沒有好好的滋味，只有叔那種人才去吃它。

那一天的早晨，正是門外樹上那些小鳥兒叫的最起勁的時候，媽一邊給阿毛穿好了衣裳，一邊兒從懷裏掏出一隻紅紅的小橘子來。

——阿毛，吃。

這是從來沒有的，使阿毛喜悅了，他那張常常下披的嘴吧歡喜得張了開來，八字形的眉毛也向上扯了一扯。

——吃，吃，——把手指了指自己叫不出名字的這可吃的東西。

——今朝跟媽玩去，到外頭玩去，好不好？——媽還是拿一隻橘子向他誘惑着。

——媽 好 ！

過了一會，便被帶着從門口出去了，足跡不出廣場的阿毛，一隻手被媽扯着，很吃力的走着，他的眼睛是完全驚駭了，看見從來沒有見過的長的路，青的天，綠綠的連續的郊野。但是驚奇也只一剎那，阿毛從來是不大注目到四周的環境的，視感覺對他沒有很大的用途，他只是半邊身子被扯着，吃力的走，雖然腳有些隱穩的痛，這一點使他感得很苦，不過媽的話還緊緊的記在他的小腦袋裏：

——那邊去，那邊玩去，那邊有糖，糕，橘子，甘蔗——這些名詞當然不會引起阿毛對於實體形象的想像，但有一點是明白的，那些都是可吃而且滋味比飯更好的東西。於是不住的走，嘴裏不住的嚙着涎，他知道只有一走到，便什麼東西都可吃了，一只手裏緊緊的把媽剛才給的那隻小橘子捏着，便把那痛楚忘記了。

終於也不知走過了多少路，只走到阿毛已在吁吁的喘着氣的時候，到了；和自己的家差不多的一扇門，開了，一個媽一般的人出來，笑笑：

——帶來了嗎？——低下頭來，看看阿毛。

——來了。——媽說着便跟那女人走進同自己的屋子差不多的屋裏。

女人把手撫到阿毛梳着兩條小辮子的頭上了，阿毛只是楞楞地抬着頭望；顯然的她是在懷疑了，到這時候為止，她還沒有看見可吃的東西。

——生得還不錯，——那女人又笑了，——來，來，——她把阿毛拉近了自己的膝邊。

——你叫什麼名字？

阿毛楞楞地抬着頭望。

——說呀，你說，叫阿毛。——媽教她
了。

——毛……——阿毛怯生生的說了。

——叫一聲，媽媽。——媽又教了。

——媽……——阿毛怯生生的叫了。

——喂，乖，乖，給媽做女兒好不好？

——好的，阿毛說呀！——媽又教。

——好……——阿毛說。

——人呢，不大聽敏，總望嬌嬌教她。聽
話是聽話的，也不會吵。——媽對女人說了。

——留着看吧，我只是一個人怕冷靜，熱



鬧點也好。

以後兩個人講了不少的話，阿毛只是抬着頭望，一直到媽立起身來爲止。

——阿毛，你在這媽的地方好嗎？

——不 好 阿毛想跟着走了。

——來，來，阿毛我給你東西吃。 女人又喚住了她，拿出些糖菓來向她騙着。

——好，叫我媽！

——媽 …

——好，留在媽這兒！好不好？

被糖菓所吸引，阿毛完全忘記了自己的媽了。

——好 她熱心的吃着糖菓。

媽走了。

——阿毛，好好的不許哭。——媽的喉頭
又哽咽了。

——好 她仍熱心的吃着糖菓。

從此阿毛改坐在一隻木椅上了。她看看四周，想哭，但也哭不出，再看看手裏的一大堆糖菓，又熱心的吃起來，把什麼都忘記了。於是，把原來的媽，換了現在的媽，一切照常的過日子了。只到了夜裏，她又想起自己的媽了，或許只在夢中才見到，便：

——嘿，嘿，地——想哭了。

——阿毛，阿毛，好好的睡吧。——撲，撲，撲，阿毛被拍着又平安入夢了。

飽飽的吃飯，平安睡覺，阿毛更沒有別的需要，清淨地坐在木椅子上。等到她的媽第二次來看她：

——阿毛，此地好嗎？

——好 … 好 …。

——家裏要去嗎？

——不 … 不 …。

——哈，哈，哈，家也不要了。——現在的媽笑了，把幾塊大洋錢塞過去放在媽的手裏，媽拭着眼淚走了。

——阿毛，誰生你？

——媽，媽，——她手指着現在的媽。

——柳莊對嗎？柳莊是阿毛的家。

——不……不……

——哈哈！

這是十多天後的事了。阿毛連在夢裏也不會想她自己的母親了。然而阿毛的苦難總於來了，一個耳光也沒上過臉的十多天裏終於很快的來了。

——你叫什麼名字？……

——毛，毛，……

——阿毛！叫得清楚！



——毛 毛……

——呆大，阿毛！

——毛 … 毛……阿毛還是叫不清楚。

——你姓什麼？

——唔……唔……——阿毛窘住了。

——呆大，姓趙！——拍的，這是一式無二的照例的耳光。

——嘿，嘿，哇……——阿毛哭了。

——不許哭，哭，打！——也是一式無二的照例的恫嚇。

——嘿，嘿，——阿毛不哭了。

——笑怎樣笑？

——唉——……——淚眼未乾的阿毛，把嘴開着，作一個苦笑的声音。

——呆大，再哭！——拍的又是一下，阿毛把嘴扁了一扁。

種種的攷試，接連連的來了，這比餓肚子一樣的使阿毛悲苦。她所有的智慧實在不夠應付種種的問題，這些問題從來沒有人向她攷問過。在家裏向她說話也沒有那樣的空閒，怎當得問口供似的整天的被盤問呢？而且阿毛整日的坐着，一動也不動，一聲也不作，這在農忙的叔媽家是很適宜的，然而爲着解寂寞而領一個女兒的女人，却大大的失望了。她差不多

除了等飯吃不做別的事，那種刻板的日常生活，也着實引起了別人的不快。這樣的還要天天低着頭爲她理楚排洩物；惡感只是一天天的增加起來。於是便討打，起初是耳光，接着腦袋上不時的襲上了拳頭了。然而阿毛是忍耐的，叫她不哭她就不哭，叫她笑，她就在苦臉上染上了笑痕。在這個終日無事寂寞的婦人看來，她是比貓狗還能忍耐，儘夠當作自己怒氣的發洩物了，祇有這一點是完全安慰的。

於是阿毛的臉腮紅紅地腫着，頭上長着幾個被打的塊，安安靜靜的坐在椅子上。有時被命令着爬了下來，提掃帚，關門，拿小東西，

如是，如是的經過三五個月，發單音的言語增加到發三個四個聯綴的音，也教會了：

——呀呀呀呀——唱。

——嘻嘻嘻嘻——笑。

那樣的一年忽忽過去了。

有時有人問她：

——阿毛，今年幾歲？

——歲，……歲，……——把一隻手的手指都伸了開來。表示她已經五歲，其實她的數的意識還是沒有，人家教她伸了一隻手指叫‘一’，她便照樣的‘一’，伸了兩只叫‘二’，她也照樣叫‘二’，如果再伸着問她幾個，她又“唔……

…唔……”的窘住了。再教：

——一，二，三！

——一，三。——她只能把陽音的聲記住說出來。於是誰都不大歡喜她了。

就在那時，女人被丈夫叫到上海去了，阿毛像一件日常用具似的和被頭行李一同被帶到上海。

——真是該死，弄來了這樣的傢伙。——丈夫罵了。——自己找苦吃。

——這樣的傢伙，養大了也沒有什麼用處；何苦呢？——兒子也很不贊成。

——阿毛，到柳莊去！——女人氣起來這

樣的被呵叱着。

——嘿，——她臉上的筋肉立刻地痙攣起來了，還照例的是兩隻嘴角往下披。

——哭，哭，打！——蓬蓬，頭上被打着了。然而阿毛並沒有哭。

——去還了吧，去還了吧。——因此雖然天天如此提議着，却終沒有還成。

——阿毛！阿毛！走來！——叫爸的那人有時同她玩了。

——你幾歲？

——歲，歲，——把手伸着。

——不，我來試試他，那個阿毛叫哥的也



發生了興趣了。

——阿毛，這是什麼？——拿着一只茶杯
問他。

——唔 ……

——是大茶杯！

——阿毛這是什麼？——拿了一只茶壺。

——杯 …… 杯 ……——拍的、耳光來了。

阿毛又裝了裝苦臉。

IV

現在，阿毛每天所接觸的環境與人物，完全不是在鄉村中那麼單純的了。這是上海閘北的一家小煤炭店的樓上，當窗臨着街，一天到晚車馬轟轟的通達，把窗子震動着。阿毛的座位去窗很近，於是她一天到晚看窗子，或是出神的聽市聲。對於新奇的一切，她都沒有能力去瞭解，人家難得把她弄到門外去。還是新近學會了的爬樓梯，那總是爲被一種小小的差遣。

—— 吃了飯也派點用途。—— 這是她被差役的原因，但是她的能力太小，誰也不相信那樣短小的身子已經有了五歲。阿毛的食糧好像儘是裝滿了一個肚子，她的四肢發育得很幼稚，只有肚子却像懷孕般的高高的突着。好久以來人家覺察了這個，於是便減食，從換了一個母親，已經減了許多；實際上一點也沒有應響，阿毛是一個三碗亦飽，一碗亦飽的孩子，她會感覺的只是餓，却從來沒有飽過，只要別人說：

—— 阿毛飽飽了。—— 把那隻空了的飯碗收起，她便也說

——飽 飽 .. ——不希望再吃了。如此肚子高高的突着，直到被疳積糖打散了，才小了一點；可是時常還發生了排洩過量的問題。這結果，便被打。現在有時結實的被抓着頭髮望牆上擲了，阿毛哭的程度也同責罰一樣的厲害起來，這一點討厭實在愈來愈濃厚了。

——不回去，多麼麻煩，隨便給了人吧。

——這是媽的牢騷話。牢騷的結果，總於漸漸地成爲事實了。

——阿炳的老婆沒有小孩，她說她想要。

——最後由爸提議，允許給阿炳妻收養，總算替那個阿毛找條出路。因爲阿炳老婆正是阿毛

所常常接觸的人物中之一個。

一個聰明的小孩會引起人的愛憐，全樣一個呆笨的小孩，却會引起人的玩弄。所以阿毛是難得清靜了。凡是時常到來的客人，都喜拿阿毛來玩，她的愚笨的名聲傳遍了所有熟識的人們，一到來總找阿毛；阿毛不必找，總是坐在椅子上。

——阿毛，阿毛，來！——照例阿毛很吃力的從椅子爬了下來，不管認識不認識，她總是蹣跚地過來的，人家拿手指頭在她常常發紅的臉上一摸，她便是心領神會了。

。——笑一笑！

——噫噫噫……

——哈哈——於是人家笑了。

——散步！——這話她也懂，於是她走了；從一間小小的房間裏，來回的走着。

——快一點！快！

這樣便走得更快了，這樣活像一架小小的機械。但是不，機械毫沒一些兒意志的。她等到人家把她放在一隻高凳子上，讓她四無依靠的立着的時候；她的兩腳小腿子便索索的戰慄起來，不住的張着兩條臂，把身子戰戰兢兢的往下縮了。

——不許動，立得直，彎彎要打！

把嘴扁了扁，向命令的人看了看，又戰戰兢兢直立着了，臉上顯出了許多悲苦的印象。

——哈，哈——於是人家笑了，人的心多少總有點殘虐狂，阿毛是彷彿地給人發洩殘虐狂的東西。然而例外的是阿炳的老婆，一個三十歲還沒有養過一個兒子的婦人；因為自己沒有，便覺得連阿毛這樣笨孩子也成為可愛的了。她老是抱阿毛攔在自己的膝上，這是好久以前除了母親以外沒有得到過的異數。而且總是特意的為阿毛帶一些糖果，從換媽的時候曾經享受過一會的糖菓。阿毛很歡喜的拿來送進嘴裏，全神灌注的咀嚼起來。

——好嗎？

——好……

——叫我一聲媽！

——媽……

於是完全的滿了阿炳老婆的心意，但是不久阿毛又換了媽媽了。

在輪船上做茶房的阿炳，對於老婆的意見是從來沒有反對過的；因為老婆歡喜，他也歡喜了。從小煤炭店的樓上被運到阿炳家裏的阿毛，顯然是遭了好運了。她的衣服是新的了，她的椅子是軟的了，這些她實在感覺不出什麼；只是有了許多東西可吃了，而且也不再

遭打，這是她還知道。在丈夫一個月要出四五次門，一出門總是三四天的寂寞獨居的阿炳的老婆，把全副的精力用在阿毛的身上了。

阿毛一天天的開化了，她現在會說：

——香煙牌子。

——阿毛乖乖。

好了！頭上的創痕也隱消了，笑起來的聲音也變清脆可聽了。

阿炳老婆大大的驕傲了；她帶着阿毛到煤炭店的樓上去玩。給她換了新新的一件棉襖，兩根小辮子也已添了紅的絲線，面上也有了肥皂的香氣。

——阿毛現在乖多了！——阿毛果然乖了，圓的眼睛看看過去的第二個媽，恭正的立着。

——阿毛，這媽待你好？

——好！

——仍舊到這裏來，好媽？

——好。

——哈，哈。——過去的母親也得意了。

無論是愚笨是乖，阿毛總是永遠馴順的。

——這一個媽好？

——好。

——那一個媽好？

—— 也好。

阿毛果然乖了，她乖得對於一切事物都沒有感覺，總是一例茫然；過去的母親說。現在的母親，聽了又繼續着談笑了一會，才走散。然而新媽的驕傲畢竟是受了打擊了；她把她的希望完全失却了。雖然她的衣服換了新，她的頭髮梳了光，可是包藏在裏邊的還是一個茫然的心。要這樣的孩子做什麼用呢？這是不能不使盡了力的女人灰心的。說到灰心，厭倦實在也同着到來了，尤其是當每天要處理着排洩物的時候，總是要把眉頭皺了起來。

—— 忙着弄孩子，你瘦了許多了呢。 ——



被出門回來的丈夫這樣一說，自己去照照鏡子果然覺得自己瘦了許多，於是不禁的回頭望着阿毛看看，不禁的懊悔起來了。

——弄得大了，掃掃地，洗洗碗。

這是歷來辛苦時候的自慰，而且在阿毛，伸着紅疼疼的兩只小手，似乎也正等候着這種工作了。然而現在想起來又不行，像這樣教不會的東西，能派什麼用途，是不能不發生問題了。

——立着做什麼，去坐在那兒！——大聲呵喝了。阿毛對於在這兒從來沒有受過指斥，現着不很高興了。拍的——又打了。

——哇．．——這哭聲竟然憤怒地兇了。

——什麼，還哭！——拍的又是一下。阿毛可好久沒嘗着這滋味了，哭聲更加帶着不平的高昂了。

——拍，拍，拍！——再哭！你倒再哭！——一連的幾下，從來沒打過孩子的阿炳老婆，見了人家打孩子會覺得奇怪而不近人情的感覺的，却打出滋味來了；無意識地她醒悟了：打人到有一種趣味。

終於打得阿毛照例的強制了哭聲，被丟在床邊上地板上為止。而且就此開始，又恢復了被打的運命。

新的衣服漸漸舊了，破了，短小了。阿毛一直被打，打到了七歲的年紀。晚上是睡在地板上，早晨很便利的被床上人的脚跌了起來。

- 阿毛，去泡水來。

她啞鳴的響了一聲，又翻聲睡去了。

- 死豬，還不起來！——接的床邊桌上的一隻破罐頭拋到她的頭上來了。

——吓！——這樣地叫着，她連忙爬了起來，趕快把那件小得扣不住身子的衣服扣好，把棉被和蓆子一卷，望媽的床底下一塞。一邊揩揩眼睛，蓬着好久不理的頭髮，提了水壺泡水去了。

然後阿炳的老婆打了一個呵欠，從男人的擁抱中掙扎了起來，這男人不是阿炳，是代替在阿炳不在家的時候，用來慰解她的寂寞的，那是阿毛來了以後的事。

——再睡一會兒。——男人醒了。

——不成，今天要去叫女裁縫來做衣裳。

——早着呢！——男人的兩隻手從被底裏伸出來拉。

——不行，不行。

扭纏了一會，阿毛提着水走進來了。她照常是刻板的，把水倒在面盆裏，上面用一條手巾蓋好。便從門角落裏拿起掃帚來掃地。



——慢慢的，灰塵都吹到床裏來了。——

阿炳的老婆一遍披着衣起來，一遍罵了。阿毛看了一眼，便仍舊把掃帚放好，到房門外邊去立着；現在阿毛連站在面前都惹人厭了。可是房間只有一間，到下邊公用的廚房裏，算是她唯一的去處；但二房東太太已經發過話，說是阿毛偷吃了小菜，告訴了阿炳的老婆，無疑的是被打了一頓。從此是站在房門外邊的樓梯邊，那邊是白天也看不見東西的暗弄，除了被差遣，阿毛總是這樣的在黑中站着。

走來，死坯！

剛站了一會便被叫進來了。阿炳老婆兩只

眼睛漲得鈴般的大，手中捏着面巾。

——死過來！

阿毛楞楞得走近去，她不懂又發生了什麼禍事。

——這是什麼，你要燙死我麼？冷水也不加一些。你好！你好！——潑的一盆沸過的滾水淋滿了阿毛的一頭一身。

——嘩——！——她驚駭的號哭了，面上立刻灼紅起來，跳躍的叫號着，像剛被宰了第一刀的豬羶。

——哈，哈，哈！——床上的男人看着笑了。

——還哭？你死吧！你也知道燙嗎？——
手邊的打人棒是現成的，提起來就望着阿毛的頭上勁力的打去。阿毛捧着頭尖銳的號叫起來了。

嘩！嘩 …！

——出去，出去！——沒睡足的男人解了圍，阿毛號哭着向樓下去了。

——這小東西，越弄越壞。看她呆，她倒不老成的：會貪懶，會偷東西！阿炳老婆的餘怒未息，還嘮嘮叨叨的大發牢騷，好像告訴人的說着。

——想法子弄出她才好。——男人提議



了，這也不是第一次。好久，好久，大家在存心着了。但是差差打打也省不了這樣的一個東西，不過近來他們覺得危險性一天一天的重了起來，他們知道阿炳已經在疑心。這樣的呆子，雖然老早就恫嚇了她，叫她不許說出來；不過保不住有一天會漏口了。因此，去之爲快的心，是濃厚起來了。

——又來了！阿毛燙着滿頭的水泡，血淋淋的走到樓下，二房東太太剛抽好了第一頓的大烟走出房來，看見了阿毛，討厭地叫了。然而阿毛再沒有力量走上樓梯去了，她衝衝撞撞的衝出了後門。在牆上靠着，又大聲的號哭了。

V

這哭聲驚動了弄堂裏早起的僕婦與小孩們，大家走過來看了。

——什麼啦，小孩子？——頭上有點花白的一個老娘姨問了。她看了看她的頭面，覺得慘傷起來。

——嗚，嗚，嗚。——阿毛總是哭。

——這是那家樓上的丫頭！——另一個說了。

——可憐，打得這樣了！——老娘姨哀憐

的說了一聲，立刻想起給人家去當養媳的自己的小女兒了；不禁眼睛酸了一酸。

——主人打你了嗎？——她又問。

——嗚，嗚 是媽 媽 熱水 …
水燙 燙了，嗚，嗚！……

——啊喲，有這樣兇的人嗎？這麼小的孩子。——另一個說了。

——可憐，可憐！——老娘姨的眼睛又是一酸。

——不是丫頭，是養女吶！——又一個說了。

——啊喲，怕，怕。——小孩子們看了一

眼就嚇得跑了。娘姨們說了幾句可憐的話，望着那扇開了的後門望了一望。提着水壺的便到老虎灶；提着菜籃的上小菜場去了，大家把頭感嘆地搖了一搖。

——阿毛，走進來，在外邊做什麼？——
二房東家的徐媽在門口伸出頭來叫了。

——嗚，嗚，嗚！——阿毛還是哭着不肯進去。

——什麼，你什麼啦？——徐媽遠遠地驚奇的瞥了一眼。——打了你嗎？快進來！你媽知道了又要打的！

——不要，不要 嗚 ——阿毛把燙

爛了的頭，不住的顛扭着。

——徐媽，不要去理她！——是阿炳的老婆從樓梯上走下來了；蓬着頭髮又是鉄青着臉的，使誰都要見之悚然。

——死進來！——這可怕的臉在徐媽的背後伸了出來，接着的是整個的衣衫未齊的身子，跳出了後門口，一隻手就抓住了阿毛的一隻小耳朵，拖着進去了。這樣的一直被拖到樓上，便在樓梯弄的暗間裏，蓬碰的一聲，推倒在地板上。

——不許哭，哭哭我要你的狗命！我會拿刀來割去你的骷髏頭！——阿毛使無聲無息在



塵埃的地板上倒伏着。然而阿炳老婆吁吁的喘着費了力後的氣，走進房裏去，和男人倆燒早飯吃了。

這一早晨，阿毛無聲的泣着，忍着痛，總是不能在地上爬起來。頭面上，頸上，發着熱刺刺的難受的疼痛，總是不敢作聲。一直到痛得暈迷的睡過去了，又醒來，使一陣一陣的，覺得肚子的饑餓難受。挨餓近來倒挨慣了的，然而越是慣，却越是難受。要爬起來，周身痛得一動也不能動，四肢的肌肉，也像她的意志一般的麻木得失了作用一樣，想支撐起來，總是不可能，於是又只得伏着，躺着。讓他痛，

讓他餓，一切都不問不聞的伏着躺着；這樣的經歷在阿毛也不算是第一次了，不過總沒有這次毒。平常她總會掙扎起來的，於是她自己也焦灼起來了，聽着房裏的笑，聽着廚房裏刺刺派派的燒小菜的聲音，香味也一陣陣地吹進鼻管裏來了。難忍與恐慌漸漸地擴大起來，張開了緊閉着的眼睛，四周是一片的漆黑漆黑。慢慢的從這漆黑當中，能夠分辨明暗了，顯出了堆積着的破舊廢棄的雜物的輪廓，這些大小不勻的輪廓，漸漸地幻出猙獰的形象來了。她的小心靈越恐怖得顫慄起來。

——阿毛，阿毛，你吃過了沒有？——徐



媽的影子也鬼也似的閃了進來，手裏搬着一碗飯，低低的喚她。

阿毛從迷惘裏醒察過來，漸漸的把身子翻動，頸項上又尖銳得疼痛了。

——呀，——短促的叫了一聲，又連忙的縮住，緊緊的把牙齒咬了一咬，伸出手來了。

——徐媽媽！

——好，低聲點，給聽見了又要糟了，這你吃了。阿毛見了飯，便什麼也不管的抓來吃。

徐媽在旁邊楞楞的看着她。

——徐媽！到什麼地方去啦？——樓下二



房東女人在高聲的叫了。她連忙向阿毛說了一聲，一步一步的下樓去了，阿毛也只向她看了一眼，仍舊低下頭划未完的飯。房間內的夫妻倆吃飽了飯了。

——死鬼，你裝死也該裝夠了？還不出來。阿毛連忙把飯碗放下，重新伏倒了身：

——媽，我痛。

——賤骨頭，你痛，你也會痛嗎？死出來，給買一包煙去。

——媽……阿毛實在爬不起來。阿炳老婆氣呼呼的趕了進來了。

——什麼，你裝死？要死死到馬路上去，

這兒可沒有人服侍你。半天足的尖頭腳望着腰部跌過來了。一隻手又把阿毛的耳朵拉了起來。

——叫你去¹，就去。不去丟你到垃圾桶去！

被拉了起來，東倒西歪的站着，接了阿炳老婆手裏的銅板，跌跌踉踉的跌下樓梯買煙去了。

煙買來，兩個人吸着。便站起身，把房門鎖了，往外邊去。阿毛仍舊在暗室中昏昏迷迷的倒下去了。

也不知經過了多少時候。房間裏大聲的在

叫阿毛了。阿毛從唯一平安的夢中驚醒了過來，裏邊還在叫：

——阿毛，你媽呢？——阿炳的輪船出乎意外的早到了一天，回到家來了。開進了房門，一個人也不見面，只是滿房的攤得亂糟糟的，他大不高興了。

——爸爸——阿毛扶着門出現了。

——什麼，你什麼這個樣子？

——媽——鳴——阿毛又哭了。

——媽到什麼地方去了？

阿毛完全的忘却了忌諱。

——全他出去了。

——全他？全誰？——阿炳完全的懷疑了，他的眼睛失驚的睜了開來。這才使阿毛嚇了一跳。

——一個人，……一個人出去的。

——唔，你什麼吞吞吐吐的。你說！

——沒有人！——阿毛只有關於這一點說過了謊話，然而也已經來不及了。

——小鬼頭，你也會打謊？好好兒說，有我！不說我打你！

——我不在的時候，家裏有誰來過沒有？

——叔叔，——阿毛嚇得連忙向牀上指了一指。阿炳出神的眼睛，也就跟着她污穢的小

指頭望向床上去。他明白了一切了。

——好，你去。——他的臉上完全發了青，緊緊地咬着下唇，便來回的在室內踱了起來。阿毛又摸到暗室的地板上躺倒了去。

撲、撲，撲，撲。阿炳的均勻的脚步響了好多的時候，才慢慢的緩了起來。突然停止：

——阿毛，阿毛！——阿毛又支撐着摸了進來。

——不許對媽說，我來過了。說說打死你。

——噢！

——知道了嗎，不許說？

——噢！

阿炳又把門鎖好，到外面去了。阿毛担着鄭重的心事，她不明白這事情嚴重到甚樣的田地，只担心着自己又會被打；不論爸或是媽，打總是可怕的。這樣子想着，小心兒只是忪忪的跳。一直跳到被灼熱的臉作着痛疼，她就昏迷地又睡去了。

一直到暗室中的明淡的輪廓也消失了的時候，阿炳老婆一隻手搭在男人的肩上，笑蹩蹩地回來了。拍的把電燈一開：

——這衣料揀得不錯，你看。

——你的眼光自然不會錯，你，嘖，嘖。

——什麼啦，你又，——又夾着笑聲了。

——酒氣有沒有？

——臭得來，啊啲！……格，格，格，又
吵了，人家難過呀。

——格，格，格。

——你不是好東西！

——什麼？什麼？說我？

——挖掉你這雙狗眼，跑出去光看女人。

——喔，唷，唷。好啦，你人家不要怪別
人，明晚上又撲到阿炳那兒去了呢。

——別要說了，你難道還不明白我的心；

偏偏輪船不給翻了。

——那末，我的心你也明白，還怪我！

啊啲，又來了，時光這麼早！……

格，格。

睡在後邊的阿毛，被他倆吵醒了轉來，小心兒又跳了。

——碰！——房門關了。

——阿毛呢？

——讓她死去！

阿毛覺得冷了，身子發起抖來。

——這傢伙真討人厭！

——打也打倦了！

這樣的說着，房裏的語聲漸漸的沉靜起來了。阿毛茫然的輾側着，覺得肚子裏咕嚕咕嚕的擱了起來。

聲音越響越大了，大得使阿毛瞿然從昏茫中醒覺起來，她覺得有些奇怪：樓梯上許多許多的腳步聲在沸騰着了。

VI

事變果真是發生了，極大的喧鬧在前房裏起來了之後，接着有許多人都衝到樓下去了。第二天曉得搬走了，房裏所有的東西，只把阿毛沒有搬去，起先是徐媽又給了她一碗飯，後來二房東不許她再在那樓梯間睡了。她什麼也不明白，只茫然的走出了後門，望着弄堂外邊跑去，不住的走着，看看馬路兩邊的景物，又看看路上來往的車馬。一會兒立住腳，出神地向眼前癡望着，一會兒又沒頭沒腦的走，搔搔



發着癢的臉，手指甲上染了滿甲的血水，她驚駭地看看，覺得慌了；走着腳也在隱隱的痠痛，肚子又餓得叫起來了。她窘迫地立下來，向周圍看看：人家都低着頭急急地在走自己的路，沒有人留意到她。她想哭了：這裏沒有誰會打她吧，她就放聲地哭。一哭，她想起媽不知到那兒去了？還有爸呢，爸不知到那兒去兒了？這樣想時越覺得傷心起來，哭聲便越哭越大了。靠住了一堵人家房子的牆，小手不住的擦擦眼睛。

——媽呀？ · 媽呀？……

漸漸的在她面前圍住半個圈子的人。

—— 爲什麼哭，你？ —— 一個人問了。

—— 媽 .. 媽 .. 嘎嘎 ...

—— 對啦，是不見了媽了， —— 另一個說—— 這小孩一定迷了路的。

—— 面上都是血呀，這麼怕！ —— 第三個對着問了： —— 誰打了你啦？

—— 媽呀？媽呀？... —— 阿毛哭得越加傷心而焦灼了，尤其是看見了這許多圍住了自己的人，更慌得厲害了。

—— 家裏在什麼地方？我領你去。 —— 有一個人很熱心問她。

—— 媽呀！媽呀！ —— 阿毛仍是嚇得不知

所答，光喊媽媽。媽是可怕的，但是她想起自己親媽媽待她還好。此間遇着可怕的陌生人，因此在好多的陌生人間，她只喊媽來做得護身符了。但是媽終於沒有來。看熱鬧的人覺得這事情不能引起多大興味，有幾個便管自走開了。問她的人看她回答不出什麼來，也有些懊悔自己的熱心了。

——什麼辦呢？人事也不懂呢！

——好，好，警察來了。——這熱心的人便覺得卸去了自己的責任。

——什麼事，什麼事？——事情畢竟到了警察眼中所見的確切簡單，其實更不必有什麼

報告了。

——這女孩迷了路了。——一個人告訴他。

來，讓我問她。——警察擠進人堆裏，走到阿毛面前了。

——你叫什麼？阿毛現在已嚇得哭都不敢出聲了，楞楞地看着來者帽上發光的飾花。

——你叫什麼？——警察問得更重了一點，這很有一點效力了，阿毛是容易為威武所屈的孩子：

——阿——毛！

—— 姓什麼？

—— 唔· 唔……—— 她說不出來，這從來沒有人向她提起過的事。

—— 什麼？—— 這北方人的警察，還當自己聽不清南方話。阿毛很乖了，她搖搖頭。

—— 算啦，算啦。—— 別人說：—— 恐怕還不知自己的姓哩。

—— 家住那裏？—— 警察這問語，又得到了一個X，接連着又是幾個X，於是便把她帶到了警察局裏去。阿毛的一只手被攜着時，恐怖更加擴大了。

—— 挨！挨！—— 不住地焦惶苦悶的搖着



頭。

媽的。警察覺得麻煩了：——帶你找媽去。——這樣說了，她便蹙着痠痛了的小腿跟着到局裏去了。

照例的又是一番詢問，除了那名兒，阿毛仍舊什麼也回答不出來。於是便被帶到救濟院裏去了。

第二天的報上招領欄裏刊上了阿毛的照相；寫着：

“迷路女孩阿毛一名，年紀六七歲，臉黃眼大，面上及頸項上帶有傷痕，身穿元色布破舊棉襖褲，赤足蓬髮。昨日在寶藏路口迷路號

哭，即由崗警帶局，詢問父母住址，俱不能答。當送救濟院留養，並登報招家屬前來認領。”

這一段公告沒有發生效力，一直到半個月以後，院長胡女士坐着汽車到院裏來了，守門的警察立刻挺了挺身子向她行了一個舉手禮，她把被肥肉漲滿了的細眼睛向兩旁一看便突了大屁股向甬道走進去了。

留養部主任徐夫人，恭恭敬敬的對院長寒暄了後，就作了一個簡單的口頭的報告。院長即昂頭聽了一會，便把掛在胸脯的眼鏡架上鼻子，這是準備着看登記簿了。徐夫人的兩隻



手，早就把登記簿捧在她的面前，院長起身坐到寫字台上，慢慢的看着。

——這女孩二百三十三號沒人來領嗎？

——是，半個多月了；大概沒有家族的，臉上傷得很厲害，現在已好了。

——那末就編進了你那兒吧。

——是！

於是阿毛就屬於救濟院了。她沒有姓，徐夫人便給她起了一個姓，——王，於是阿毛便姓王。簿子上寫着救字三百十七號，王阿毛……”阿毛到現在，以前許多媽媽果然忘記她了，而阿毛亦漸漸的淡忘了。院裏那個面孔生

得又橫又闊，頭髮帶着花白的老太婆，便算了阿毛的媽，她跟着許多像她這樣大的孩子們，叫那老太婆做“吳媽媽”

胡女士在地方的行政會裏，和顏悅色的說她那院裏的孩子是養育得比天堂裏還好。徐夫人對胡女士也竭力誇稱院裏的孩子是怎樣的快樂。吳媽媽也一樣的對徐夫人說：“一切我當心，我待他們比自己生的還好。”但吳媽媽一到兒童的寄宿舍裏，許多蒼白的孩子們的臉孔更蒼白起來了。誰都想着：今天挨打的不知是那個？果然 那條藏在門背後的竹板子拿出來了。

拍的在桌上一擊。

——好好兒坐着，誰也不許說話！誰說話便打死誰。——這是演說的開場白，許多孩子的小心兒都別別的跳得自己的耳朵都聽見了。

——你們這些小鬼，誰也不是好東西；我知道！你們自己去想想，誰把你們養大了，誰給你們衣穿，誰給你們飯吃？說！是誰？——孩子們連呼吸都感得困難了。

——說，叫你們說就說。一百三十六號李桂生！你立起來說；誰給你吃，誰給你穿。

——吳媽媽，你！——李桂生戰戰兢兢的說。

吳媽媽小笑了一笑；

——二百二十二號黃福寶！你說，誰是給你穿吃的。

——徐師母！——她知道李桂生一定要說養大的人，便是徐師母。

吳媽媽搖了一搖頭：

——三十九號史金山！你說！

——……——來了比較得久了的史金山戰慄了好一會。——上帝！——她記得這句話胡院長給我說過的。

——木頭！上帝是在天上呀！你們大家說的都有一點對，但也不對。你們要曉得，你們

最大的恩人是胡院長，胡院長，胡司令的妹妹的胡院長！——她把最後的一句說得特別響，但兒童也感不到什麼意味。

——胡院長一天到晚去奔走募捐來，就爲的是要養育你們。明白不明白？

——明白！

——明白！

——明白！

——明白！

大家都雜亂地回答了。

——那末，你們要感謝胡院長，替她禱告，讓上帝來保護她！是不是！

——是……是……是……又是許多回答。

——其次是徐師母，徐師母對你們很好。她是一天到晚在留心你們的事。還有我：我待你們好不好？

——好！好！好！——許多人回答。

——那末算了，明天胡院長要和胡司令一道來看你們了，如果他們問你：“你快樂麼？”你們要說“快樂！”“他們問你誰待你最好？”你們要說“吳媽媽！”不許忘了，“吳媽媽！”知道不知道！——拍的又把板一拍。——九十六號錢鳳珠，你跟一百一十一號在說什麼？

——沒……沒……沒有……！——錢鳳珠

哭聲地回答了。

——還賴，好，你倒會賴，好好地對你說話你不聽，你頂壞。還有一百十一號陸小三，都走過來！

兩個人都戰慄着腿走過去了。

——跪下！ 兩個人都跪了。

——好，叫你說你不說，不說却說。誰多說誰多打……——拍，拍，拍，打了。大家都鴉雀無聲地看着，四周充滿着蕭殺嚴肅的空氣。

已經看了幾天的阿毛，她照例並沒有什麼感想的。她只覺得，這裏也打人，這便是她所



認識的人間世了。然而比這更難堪的，還仍然是餓，平常的時候，她一聽說吃飯，鼻子裏自然而然的鑽進一股香氣來了，從到了這兒，却早把這氣味忘了，代替這香氣的，是：

——噹，噹，噹。——她知道吃飯了；吳媽媽拿着一條籐的鞭子在門口站好了，她的面孔像剛受過了誰的氣，發着青白。

——排班，排班！——那些已經餓得慌了的孩子們便悶着鼻息一個一個的照着原定的次序，各自站好。阿毛老是忘記自己的地位，於是吃飯以前，老是還要吃吳媽媽的籐條。她一打總是不差分毫的落在頭上，那頭却已長了



繭，所以阿毛也不十分覺得痛了。低着頭跟着隊伍到食堂裏坐下。

一大桶的青菜黃米飯，不，不是飯，前天昨天或許是叫過飯，現在却是加過了許多水，又熬過一會火，變成又黃又夾水的湯飯了。於是吃，一個人一碗。如果提着碗想再到桶邊添，立刻吳媽媽的籐條到大腦上來了。

VII

阿毛的年齡和身上的癥痕，一樣的增加了。她現在已經連災帶難的在救濟院裏有了五年的歷史了。照院裏對外公布的章程，八歲便是院中留養兒童的學齡；然而因為那隻課堂太小了，担任教書的又只有吳媽媽的弟弟吳先生一個人，便容不下這許多人。於是派他們做糊火柴盒的工作；這利益便由徐夫人以下的一些辦事人們，作為薪水以外的花紅。阿毛便是被派的一個，她跟着她的同伴，糊火柴盒子整整



的糊到十二歲，別人都已派作別的比較複雜的工作去了，只有阿毛還是和一些新來的七八歲的孩子們，做着這刻板的工。一天到晚便一長排的擠在一間半明半暗的屋子裏，剪紙塊，榻漿糊。她現在已經做得很快，比什麼人都好，而吳媽媽的竹板子，總是要落在他的身上。吳媽媽發起火來的時候，老是要阿毛把糊好的盒子點一點數目，這工作常常使阿毛整半天的急得腦角上流癢汗，無論如何她弄不清四隻手以上的數目，這便是吳媽媽發火的原因了。便在她的頭上雨一般的落下了竹板了。她照例的閃閃眼睛，而且現在會張着喉嚨直叫了，這叫聲

表現得魂不附體的樣子，是最能使打者覺得陶醉般的趣味的；吳媽媽聽這聲音聽上了癮，便不得不天天找阿毛來解癮了。

不但吳媽媽，全院的兒童們都愛拿阿毛來玩。他們越是受了吳媽媽的苦，越覺得給人苦吃的情態，看來越有趣味，阿毛雖然漸漸大了，却還是大大小小許多兒童裏最矮小的一個。這樣的阿毛一天天的度着，她照例是什麼思慮也沒有。那天晚上吳媽媽照例的在八點鐘熄了電燈，在各處的房間裏偷偷的聽了一會，不聽見有什麼吵鬧的聲音，便走進那個教書的弟弟的房間裏去了。

孩子們都鬼一般的靜，他們一睡下總是沉悶着，過了一會知道那吳媽媽來過了，便開始蠕動起來，

——喂，喂，那鬼老太婆走了。——阿毛房間裏年紀最大的鳳珠說了。

——唔，你還沒睡麼？——另外的一個金姐也翻了一個身。

——阿毛，阿毛！——鳳珠叫阿毛了。

——噯，鳳珠姊。——她從半睡中醒來了。

——你餓不餓？——金姐問她。

——有一點餓。——阿毛顫聲地答。——

有吃的麼，你體？

——好，起來！起來！

一房間六個人都爬起來了，有幾個男孩子說我來告訴你們；今天有人捐了幾大箱的餅干來，吳老太婆給偷偷的藏在房裏了。大家打算去偷。於是悄悄地出發了；果然男孩子們來得勇敢些。一個大的叫桂生的跑到了鳳珠的旁邊，咬著耳朵說了幾句話，大家在月光底下做了一個眼色笑了。

——什麼？什麼？——許多人趕過來問。

——那個老太婆又到他弟弟房裏去了。

——大家也都笑了。

——房門不知關了沒有？——又一個說。

——不打緊，我來爬窗。

——我也會，我也會。

七嘴八舌的鬧了一會，事情很順利的成功了。大家分配了所獲的各各回去，阿毛歡喜得肚子也不餓了。一並放在枕頭底下，光聽人家沙沙的咬。一直聽到熟睡了。

無疑的，事情第二天是發覺了，吳媽媽苦着不能聲張出去，因為東西第一天本該分配好的，而且藏在自己的房裏會給人家偷去，響出來也不好意思。於是只祕密的檢查了一次，無疑的是阿毛被抄到了。她沒有作聲，只借着故



把阿毛毒打了一頓，又去告訴了徐夫人，說發覺了阿毛 昨晚上 偷偷地 走到男孩子的房間裏去。徐夫人是一個守了十幾年的寡婦，生平最恨的就是這一會事，便決定了把阿毛開除。原來救濟院裏還有一種副業，他們名義上在收留無家可歸的孀孀，從警察局裏從拐匪手裏從下等妓院裏弄來了這一批人，一方面什麼人家需要婢女丫頭的時候，也很可以祕密的跟徐夫人談判。她只消在登記簿上注上“病死”這兩個字，除了身價之外，還可以開銷一筆醫藥和埋葬的費用。阿毛也就這樣的由吳媽媽帶着來到了一個人家。自然，她大了，她現在很明白自

已要做一個丫頭，她把大眼睛閃了閃，看着那間金壁輝煌的廳堂，心裏在微微的吃驚。

一個老娘姨走出來了。

——就是這個人嗎？——望着阿毛看了看。

——是，如果少奶奶中意，就讓她留在這兒服侍服侍。

——正在房裏吃煙，我帶你上去吧。

——好，好。——吳媽媽笑着答應了，就對着阿毛呵叱了一聲。一全走過了許多進的房子，走上樓梯，是少奶奶的房了。

少奶奶躺在煙鋪上，頭還沒有梳。聽見人

來，一手把煙槍當了杖，把半個身子撐起來。

——來了麼？人什麼樣？

——是，少奶奶。你家要的人，我自然是特地挑揀了的。——說着，把阿毛推了過去，命令她叫一聲少奶奶跪下來叩頭。

阿毛——跪好了，站起來在床邊立着。

——留着再說吧，你到賬房去領錢。那契我看過了。沒寫錯。吳媽媽打了一個恭，笑着走了。阿毛楞楞地向着她的後影望了望，又低下了頭站着。

——你叫什麼？

——阿毛。

——這名字不好，我給改一改。周媽！

——周媽連忙走到床前。——你想叫春美好不好？周媽自然是同意了。

——春美，把那條方凳子拖了過來，給我攔脚。——叫作春美了的阿毛，便聽命令的做了。

——春美，你的爹娘呢？

——唔，沒了 …

——周媽，不是很可憐嗎？一切你教教她。

——是！——周媽回過頭來對阿毛說：

——你把那火爐上水壺裏的水倒到面盆裏 給



少奶洗面。阿毛照樣的做了。

——那人來了嗎？——少爺從步梯裏走了上來，一邊兒大聲問着，便到房裏來了。

——呀，少爺。——周媽恭恭敬敬叫後，又叫阿毛叫：——少爺。

——少爺。——少爺的近視眼睜得細細的從鏡眶子裏凝視着阿毛。

——還不錯呀，叫什麼？

——我剛給她起了名叫春美。——少奶奶說着垂起身來。

——好，春美，這名字還好。

果然這名字不錯，阿毛跟着這名字走了好

運了；好運中重要而顯明的兩點，就是不餓肚子不挨打。想不到徐夫人盛怒之下給了她懲罰，却反而使她走了運。她的職務是在房間裏服侍少奶，給掃掃地，打打臉水等瑣小的事情，阿毛都做得很好。

偏偏安逸的日子過得最快，阿毛長到了十五歲了。她年來長得就不錯，這幾年總是躲在房裏的時候多，臉孔也出落得又白又嫩的了。少奶更歡喜她，常常對人說：

——不要說春美笨，笨的人才老成，什麼都靠得住。

因此阿毛的衣服，也新鮮起來了。少奶什

麼都信託她，知道她是一一切都靠得住的。手裏用過了好多丫頭的少奶，很經過麻煩來的，不是要偷東西，就是被少爺看中。阿毛是吃飽了不需要別的，而且笨，少爺不會歡喜。少奶越想越中意了阿毛。但是少爺却不服少奶的意見，他近來常常在注意着阿毛剛在成熟的身子了。

阿毛也知道少爺近來老是在看自己，可是她決沒有想到可怕上去，雖然對於自己身體上的變化，心裏老在驚駭着；曾經有一次把少女的最初的祕密，擔心地問了周媽，鬧得周媽拿來當笑話講，給少奶聽到了，更加放了心事。

但是有時不留心的撞見了少爺和少奶正在親熱的情態，也不覺得會感得熱刺刺的。本來她是沉默的，現在變得越沉默了，丫頭們把眼取笑的時候，她更覺得心熱起來。

——春美，來！——那一天少奶去女友家打牌了，房裏沒有人，少爺一個人躺在烟鋪上抽烟。春美聽了叫喚，便走了近去。

——給我燒煙！

——少爺我不會。

——不會麼？不會也好，躺在這兒！——
少爺手指指自己的鋪上。

阿毛有點慌了，她覺得自己從來不敢在這



鋪上碰一碰身子的。躊躇了。

——來，來，躺了不要緊！——少爺催促着。

阿毛怯生生的照着命令躺下了。少爺笑了笑，便把手裏的烟籤子放下了，伸過手在阿毛的臉上摸了摸。

——春美，少爺待你好麼？——阿毛睜着眼看着少爺的臉，點了一點頭：

——好的！——少爺又摸了：

——你摸摸我的鬍子光不光？——阿毛喫驚地望着機械似摸到少爺的臉上了。

——光不光？

——光的。——她完全惶惑了。少爺已把她的手捉住，送到自己的鼻上，使勁的聞了聞：

——少奶到什麼地方去了？

——到王公館去了。——阿毛立即把手縮回。

——她什麼時候回來，說了麼？

——叫我等的，說到十二點鐘以後，或者不來了。——阿毛覺得身子有點發戰。

——你把煙盤收去了，給我鋪被。

阿毛便連忙起來，小心去做，少爺只是臉紅紅的在旁邊笑着看她。

——春美，你睡在什麼地方？

——後間。

——今夜陪少爺好不好？

——？——她向少爺呆視着，不敢出聲。

——陪少爺睡，不好麼？

阿毛把頭搖了一搖；又呆住了。

——爲什麼不好。

——不好！——她怯怯的說了。

——好，給我脫衣！——阿毛便給少爺脫去了外衣。

——坐着，坐着，我給你談談好麼？——

少爺坐進了被窩，手拍着床沿說。阿毛又對少爺看了看，坐了。

——你今年幾歲？

——十五！

——歡喜男子麼？——少爺說着去拖阿毛的手了。阿毛的臉，急遽地紅了起來。

.....

現在，在少爺的被窩中了。

——不許對少奶說，知道不知道？

——呀！

——幾點鐘了，看看！

.....

VIII

果然，阿毛對誰也沒有說，默默地把這事變保藏在自己的心裏，但是却因此常常覺得担心了，他聽見房裏少爺在和少奶低聲的談笑時，她的心總會別別的跳了起來：

——他不會告訴她嗎？

有時周媽和少奶們的眼睛，無意的落到他的臉上，她的臉也就會熱刺刺的紅了起來：

——他們怕已經知道了吧。

其實她一點也覺不到這事情的意義，只不



過覺得不好意思，而且有些怕，當少爺又來纏住她的時候。她祝望着：少奶不要出去，周媽常常在自己的身邊。有時也想哭，這哭又決不是悲哀，而是生理的痛苦，本來從小就養成了見人就懼怕的心，現在一看見少爺，却就想起比挨打更痛苦的事了。

那少奶簡直一點不管阿毛的心事，這幾天特別的好似上了牌癮，下半天一抽過烟，總叫阿毛去叫車夫備車子；這少爺呢，只要少奶一出門，就不知從什麼地方回來了，一來總是把近身的周媽差遣開了，阿毛的心便又跳了。然而這樣的情形却是不久的事。接着的是阿毛時

時惦记着少爺了，一聽見少奶要出門，便高興了起來，只要沒人的時候，總也不等少爺的叫喚，自己躡着腳走過去了。少女們的青春也一樣在她的心裏開展了；人家都說：

——這癡丫頭現在變了。

這樣，尤其是從她歡喜聽人的私談，和常常紅臉孔，除了愁苦沒有表情的臉孔，也會斜着眼對人微笑了的表出情來，給別的小伙伴看出來了。

——春美，你長得越俊俏了，說不定少爺會歡喜你。少爺是見一個愛一個的，只要是好！——周媽多喝了一點廚房裏餘剩下來的老

酒，便要向阿毛調笑了。

——老太婆！——阿毛笑着罵了，同時臉也紅了起來，便急急忙忙的逃到自己的房裏睡去了。房便是近在少奶房的後面的一小間裏，她是清清楚楚的聽見少爺和少奶的談笑。心裏更其茫茫然起來，這樣的在睡夢裏又看見了少爺的面孔；鑽進己的帳子裏來了。

——春美，我到這床裏來睡！

——噯，噯！——阿毛完全是坦然了

——春美，你在幹什麼？——阿毛突然的被少奶的聲音嚇醒了，她覺得被頭上像有一個人重重的壓着，想喊又喊不出聲：

——噯，噯！

——睡得發了昏麼？——少奶在隔壁說的更響了。阿毛盡力的把手一撐，被上才沒有東西：

——喂，少奶！——她回答了一聲，告訴自己已然清醒了過來，耳裏聽得少爺低低的在笑着。

這樣地，好多好多時候，睜着眼睛凝視在毫無所見的暗黑裏，也沒有想什麼，只覺得週身發着疎懶無力的痠疲，心裏空虛虛地，不能入睡了。今晚上的被頭也似乎特別的發了熱，加了重，四周什麼聲音也沒有，只有隔壁房裏

的均勻的喘息，和耳朵裏嗡嗡的響。也不知到什麼時候，才昏然的睡去了。

早晨被周媽叫醒了時，還覺得比平時特別的困憊。

——小丫頭，你什麼了，病麼？

——沒有，——她笑着支撐了起來。趕快的做他每天刻板的工作。神思終覺得帶着一點迷惘的樣子。

下半年，少奶又照例的出去了。可是少爺却不知溜到什麼地方去了，她在自己的房裏呆坐了一會，便跑進沒有人的少奶的房裏去收拾了烟具，又把檯子椅子洗刷了一會，換了花瓶

裏的水，看看再沒有別的事做。便仍舊把門掩上，走到自己的房裏，把攤在床上的衣服，一件件的摺好了，放在廚裏，又呆坐了一會。少爺總不像平常似的溜進房來，她有些焦灼，但過了一會也覺得沒有什麼了，便慢慢的走下樓去，周媽坐在廊下洗腳，幾個丫頭也不知躲到什麼地方去了。又向前走着，幾個男傭人在堆雜物的小間裏圍聚着打紙牌。阿毛走過去看，她不懂牌，只愛看畫在紙牌上花花綠綠的人——將軍，皇帝。她跟少奶到戲館裏去的時候看見過的。

——春美，你長得多好看呀！——一個男

傭人只當她孩子般的向她臉上摸了一摸。

——不要吵！——阿毛只貪着看牌。

——你給我睡，我把這些錢給你！——另外一個自己面前的一堆錢一拍，向阿毛調笑了。睡·給男人們睡有什麼作用，阿毛完全懂，她氣了，把臉一紅，跳起腳來走了，她聽見後面還有一陣哈哈的笑聲，夾着：

——這傻子，這傻子！……

阿毛覺得什麼地方都無趣，她想老太太這時一定打中覺，她房裏的春英一定也沒事，便去找春英，找了許多地方也找不到，氣憤着走回自己房裏躺了。

忽然，她聽見少奶的房裏有着聲響，她想，少爺在等着自己了，想爬起來，走進去。然而不，不是一個人的聲音。

——少爺，少爺，你真歡喜我麼？——雖然是很低，却很明白的是春英的聲音。

——我只歡喜你一個。——少爺的聲音。

——給少奶知道了甚麼呢？

——少奶，不會知道的。我一定收你做姨太太，少奶又沒有兒子，老太太也一定贊成的。——又夾着別的扭扯的聲音。

——不好，不好，少爺真的不大好呢，白天裏，外邊又有人。

——沒有人，真的沒有人！

阿毛伏在床上，一動也不動，只把耳朵豎了起來。

顯然的，少爺對自己的行動，在對春英做了。

——少爺，你爲什麼放着現成的服侍少奶的春美不歡喜呢？又沒人阻礙。

——吓，我會歡喜這種半癡半呆的傢伙。

——她長得很美麗，誰都這樣說。

——我看你更好啦。——說着接連了低低的笑着。

阿毛聽見講自己，臉上一陣陣的紅漲了。

周身的熱度，也陡然的增高了幾度，癱瘓地在床上伏倒了，緊緊的抱着被褥，心裏更其的茫然茫然了。

從此，少爺果然不大理她了，她愈感到空虛，當着面的時候，總忍不住向着他的臉孔癡望，有時一個人坐着只出神。

——這幾天春美這丫頭又變壞了。——少奶對周媽說。

——是呀，小姑娘大起來了。

她便不時的知照了阿毛，叫她做事總得警心點才好，着了少奶的氣，不是好玩的。可是阿毛却只是一天一天身心慳懶下去，她現在晚

上總會好久好久睡不着，儘在床裏翻覆着身體，早晨也懶得起來，總由周媽來催，做起事來，也不時的弄出了岔子，給少奶聲色俱厲罵得狗血噴頭。

——春美，你再這樣下去，我要把你賣了。——這樣的話也說了，她擔心着要把自己振作起來，然而總是神思顛倒的不能振作。眼睛發着呆凝的光，出神的向前面癡望着。

——周媽媽，我想吃點糖。——有一天阿毛對周媽說，

——啊喲，小妮子你病兒了！甚的想起小食來了？

阿毛不懂病兒是甚麼一會事，然而身子總不由自主困倦，困倦，有時想些什麼吃，有時像嘔吐。

——周媽媽，什麼叫病兒啦？

——呆子，病兒就是女人要養小孩子了。

——聽了這樣的話，她擔心了，她的確知道，孩子是從女人的肚子養出來的。

——女人什麼會養小孩的呢？

——啊喲，你這癡子越纏越不清了，女人嫁了丈夫，自然會養孩子的。

——不嫁不會養嗎？

——自然要嫁了才養。不嫁的，只偷漢子

的才養孩子。

——什麼叫偷漢子呢？

——不要說了，你這呆子。——周媽媽笑着跑開了。

然而阿毛總於不放心。

——周媽媽，你養過孩子麼？

——噢，我的兒子不是常常來的嗎，你問我做什麼？你沒看見麼？

——呀，是的。我看見過。但是，周媽媽啊！要養孩子了甚麼樣的現象呢？

——看不出你這樣小的年紀，却要探究這樣的事了，你管他做甚，你想丈夫嗎？

——人家規規矩矩問你，甚樣叫病兒。

——病兒：想食吃，嘔吐，肚子大起來。

從此阿毛特別注意到自己了，果然的嘔吐了，胸頭常常很難過，尤其是吃饱了飯，總得吐一會。她又看看自己的肚子，也似比從前大了一些了。她慌了！

——這什麼辦呢？——但終於不敢對誰說自然誰也不會來注意這個癡丫頭的。一直過了
好多時候，嘔吐思食這樣的事，已經沒有了，看看肚子邊不過如此。她不能去看別人的平常的肚子拿來比較，總以為自己在多疑。這時候，對於自己的問題，倒還是忍不住常常碰見

春英和少爺那種親熱的樣子，少爺又這樣的冷淡了自己。每到下半年一清開了，總是到樓下去看看男傭人們打牌。

那一天她走到雜物間裏只有叫做阿六的一個男傭人坐着，他見了阿毛，連忙立起來招呼，本來因為看見沒人在打牌，阿毛已轉過身子走了。

——春美姐，春美姐！——阿六叫了她，她便仍歸走了進去。

——做什麼？

——不許響，我給你看一樣好東西。——袋裏摸出了一疊紙片來了。

——好，讓我看，讓我看。——阿毛還以為是什麼畫着花花綠綠的將軍，皇帝的牌，伸過手就奪。

——你看，好麼？——阿六很順遂的翻給她看；她的臉立刻紅起來了。把手一捧，不要看了。

——什麼？不好麼？——阿六把她的手拉住了，把她掀在床沿上。強迫着要她看。她便也很順從的看了，阿六的面孔靠着她的肩頭。

——不好麼？你看過沒有。

——……——阿毛默默地不作聲，儘是看着，她記起了好久以前少爺對自己的，和現在

對於春美的那種行動。阿六還在旁邊懇切的指點着：

——這是男的，你看，這是女的。你見過這種事麼。——他的另外一隻手便乘機摟住了阿毛的胸脯了。

——喂，喂。——阿毛禁阻着他，把身子扭着，可已不能扭脫了。

——少爺和少奶也是那樣的呢！——阿六的臉同樣漲了紅。

——阿毛的心急促的跳着，便又第二度給人蹂躪了。

IX

蓬着頭，紅着臉急匆匆的從阿六那兒走出來的阿毛，在門口正碰到春英。她奇怪地向她的臉上看了一眼，這一眼冷不防的刺進了牠弱怯的心靈。

——啊，春英！

——你麼？在做什麼？

——沒有什麼，找找周媽，少奶在叫她。

——這是阿毛第一次的謊話，然而對於剛從少奶房裏出來的春英，却錯了道兒。她惡意

地笑了笑，走開去了。阿毛擔心地望了望她的後影，也溜上樓去了。照例是一個人也沒有，一切顯得靜悄悄地，除了自己留存着餘悸的心的激跳，她想：

——春英一定知道了吧。她會不會去告訴別人呢？… 一定的，她一定要和少爺說吧？少爺將甚麼呢？發怒吧？… ——不歇的擔心的想着。

過了一天了，什麼動靜也沒有發現。她又坐立不安起來，走到樓下去找阿六了。

——阿六呢？——她想他一定在偷偷的等待着自已的，然而到處都沒有，她有點奇怪

了。他到什麼地方去了呢？

——找誰，賊頭賊腦的，——大胖子的廚師笑着質問她了，她只好失望着走向樓上。少奶奶同周媽兩個人在房裏在說着什麼的樣子似的，一聽到阿毛的腳聲。少奶奶在高聲叫了：

——春英，走來！

她順從着走進去的時候，看見少奶奶的眼睛含着怒氣：

——春英，一向我當你老成，你却也學壞了。——說着，發怒的眼睛緊緊地釘住了她的身子，自然而然的她把頭低下去，紅着臉，震駭地顫慄了。

……

——我可沒有力氣來罵你打你，只不要你再在我的面前，明天給我出去，無論你到什麼地方。——說着手把放在桌子的一疊鈔票一推，這一點你拿了去。

阿毛驚慌地向着少奶看看，又向周媽看看，突然，兩手捧住了頭，哭了。

——這我已跟少奶懇了情了，你到我的家裏去住幾天再說。還不快向少奶叩頭，她對你這樣好。

阿毛便跪在少奶的面前，叩過了頭。由周媽帶着走到她的房裏。

——甚的你跟阿六好了，你不早告訴我。
他是一個最糊塗不過的東西，你會去跟他嗎！

阿毛儘低着頭不作聲。

——怪不得你以前尋根究底的問我，我知道你早變了。老實說，這是什麼時候的事？

——昨天，昨天他給我看那東西，——阿毛把手裝了裝紙片的樣子。

——什麼，昨天，那末你的肚子？你什麼會大了。

——……？——阿毛搖了一搖頭。

——不是他嗎？還有誰？啊！你這可憐的孩子，甚攪到這樣的田地。

——少……少爺…… ——她的嘴戰慄着說
了。立刻把周媽的眼睛驚得睜大了。

——唉，果然，果然！——她只是發着
呆，有好一會功夫，經驗使她驚醒了，回想
少爺已這樣的給他弄出了好幾個人了。

——周媽媽，阿六呢？他到什麼地方去
了？

——嚇，你還完全的不明白？是春美多了
嘴，早晨就把他趕走了。

——周媽媽，叫我到什麼地方去呢？——
阿毛的眼淚又落下來了。

——我想過了，少奶不會虧待你，給你的

東西你都帶去，暫時總可以過得去，你明天到我的家裏去，我帶你去，我會把你安頓好。

明天阿毛背了她所有一點東西，叩別了少奶，由周媽帶着走出房門去了，少爺恰巧興匆匆的跑上樓來，阿毛向他看了一眼，他頭也不旋一旋的擦身過去了。周媽媽把阿毛拉了一把，徑往外面走了。

——阿毛，你到了我的家裏是最好沒有的。我的當家他是一年到頭癱在床上，什麼事也不管的，你給他們每天煨點飯吃吃。沒有事情，外邊不要跑出去。到了相當時候，我會向奶奶討點情，再回來了。

阿毛便這樣的在周媽家裏安頓好了，照着周媽的囑咐，她無思無慮的好多天過去了。病人的孩子常一天到晚到外邊去跑，現在才得了一個伴侶，非常歡喜。

——春英，小姑娘什麼都要謹慎點，別要上人家的當才好呢。——有時也這樣的給他談談。周媽的孩子也親熱地跟着叫姊姊。周媽一到空了便回來看看他們。

然而磨蝸終於又來了，她到河邊去洗菜的時候，忽然的碰見了阿六。他們講了出來的事以後，阿六主張她這樣的下去太可憐了，應該跟他到他家裏去。他把自己的家描摹得甚樣甚

樣好，要阿毛把所有的東西，帶了跟着她去。阿毛躊躇了，她是向來不執拗的，她又想起天天死寂寂的和病人一起過活，也過不下去，她答應了他約定的日期。

那一夜，阿毛又打好了從少奶那裏出來時的一個包裹，還有周媽藏在箱子裏的一疊鈔票她也拿了；等她把一切定當了之後，在黑暗中聽聽，病人在打了鼾，小孩子也很濃的睡着，她便開出門去。

阿六在門外等着了，接了她的手中的東西，兩個人便在微明星光底下，繞着小路急急的走。路並不多，一會兒已到了燈火燦爛的市

上了。大自鳴鐘噹噹地打了九點。

——你乏了嗎？——阿六回過頭來問。

——不！——阿毛的心中充滿了喜氣，她眼望着兩邊商鋪上美麗的燈火，好似發見了自己光明的前途。

——好，往這邊來。——阿六把她引進了一間很熱鬧的房屋，一開進門就有人上前來招呼，阿六就說了幾句話，那人便領他倆上了樓，開進一間小小的房，鋪設得很精緻的，在阿毛的眼中，只有像少奶這樣的人，才住這樣的房，心裏疑慮着：

——我們要住在這裏嗎？——想着時阿六

和領來人說了幾句話，那人便走了一手把門掩上。阿六突然的抱住了她。

——好麼？

——好！——她歡喜的說不出話來。

——好，我們玩去！

阿毛又走到只跟少奶來過一次那很熱鬧的地方，人很多，有的來來往往的走，有的挨在一塊兒坐着，上邊有台，畫片上似的人，在動着唱着。阿六緊緊的拉住了阿毛的手，阿毛覺得身子只是發熱。

——不會碰見少奶嗎？——她有些擔心。

——不會的，地方這麼大！——阿六覺得

阿毛癡得好笑了。

在這邊坐了一會，又跑到那邊去。也是一樣的人，台上有人在說着話，走來走去的，底下的人轟然的笑着。現在阿毛是整個身子靠在阿六身上了。

——有趣麼？

——有趣呀！

——你住在鄉下老太婆的家裏，那會有這種福氣呢，是不是？

——……？——阿毛只點着頭回答。

兩個人一直跑得倦了，又坐下來吃了點心，便仍舊回到了那房裏。

好像，出生以來從沒有經過如此快活過的阿毛，任阿六播弄着。她想：

——周媽媽說他糊塗東西，真冤枉了呢。

——喂，你說周媽媽這人好不好？

——他麼？那老太婆，你不要上她的當，把你放在家裏，你當她懷什麼好意麼？——阿六說。——哼，你才上當呢，她想把你賣了，讓她來發財。這東西最壞也沒有；如果不是我來幫你脫險！事情就糟了。

阿毛覺得戰慄了，她料不到周媽媽懷着這樣的惡意，她的話還說得這麼好聽。幸而，現在離開了這危險了；幸而，阿六把她救了。他

想：

——阿六真是好人。她現在是做她的妻子了，從此不必再受一切的苦。——恍恍惚惚的好像記起自己曾經受過許多的苦來。——現在，阿六出來保護自己了，從此不再吃苦了。

越想越覺得甜蜜，便安心樂意的在阿六的懷中睡了。

——春英，春英！——她在夢中被阿六叫醒了。

——什麼啦？——她覺得阿六在纏着她的身子。

——你，你的肚子爲什麼這樣大？

從這句詰問，阿毛決想不起甚麼嚴重的意味，她告訴他，自己像是要養小孩子了。接連着把周媽告訴她的話告訴阿六，說這孩子是少爺的。

—— …… ——突然阿六沉默了，阿毛覺得他的身子和自己的遠離開去了。她拉了拉他，他很惡怒的奪開去了。阿毛不懂發生了什麼事了。她驚慌地看着他，問他爲什麼不高興了。

—— …… ? ——阿六還是不作聲。

——你什麼啦，你什麼啦？——阿毛有點着慌起來了，手捧着阿六的頭擺動着。

——你什麼會給少爺養孩子的，我要這樣的孩子嗎！——阿六的聲音帶着怒氣。

——那末，什麼辦呢？

——把她打掉了！

——打得掉麼？——阿毛驚奇地問。

——自然打得掉呀！

——打，讓你打好了。一定打，一定打，你可不許恨我。

——好，我不恨你了！——阿六似乎回心過來了。

兩個人又重復緊緊的抱住，阿毛又把剛才的痛苦忘却了，任阿六處置着，慢慢地又昏迷

下去了。他聽見阿六還不住的在旁邊翻覆着身子，便模糊的問了一聲：

——你還沒睡着麼？——自己翻身沉睡過去了。

X

第二天的早晨：阿毛在睡夢中，突然被肚子痛醒了，好似有什麼東西在動着，扎斷了她的肚腸，挖破了她的心，她痛得忍不住了：

——阿六，阿六！——然而她的身邊却是空的，她想他爲什麼這麼早就起了床了。

——阿六，阿六！——又叫了幾聲，仍然一些兒的回音也沒有。她慌了，一邊又是陣陣的抽痛着，實在忍受不住了，周身流出了絲絲的冷汗，眼睛裏爆着火花，什麼東西也看不清

了。

——阿……六！——她還是叫，但是沒有，什麼聲音也沒有，她益加慌了，勉強支持着身子，一隻手去撩開了帳子，往外邊看：阿六呢，連影子也沒有。眼睛裏禁不住的流着淚，勉強地睜開着，向房的四周看：沒有，什麼也沒有，不但阿六，連床跟前的一個衣包也不見了。她想，他走到什麼地方去了呢？時候還像很早！

——阿——六——聲音漸漸的嘶嘎而戰慄了。——阿六——六——呀！

房間突然的推進來了，但探了頭進來不是

阿六，是另外的一個男子：

——你叫那個男客人麼，他剛走出去了。

說着，又把頭縮了出去，砰的關上門。

——這時候，到什麼地方去呢？——她緊緊地咬了咬牙齒，忍着痛，把身上的被捏住着。這樣的也不知經過了多少時候，她好像過了有幾年幾月一樣的長，但是阿六還沒有回來。

——他一定馬上會來的，他一定馬上會來的。——眼睛裏的淚水滴滴地流着，身子像浸在水裏的一樣。一邊兒着急着，一邊兒自己寬慰着自己。肚子只是作怪的痛。



又不知經過了多少時候，她再也忍不住了，他突然的就哭了起來，哼着痛。

——阿——六呀！——叫的聲音也直着喉嚨響起來了。

門又推進來，來的仍然是那個男子。

——喂，他是你的什麼人呀？——茶房也在疑怪起來了。

——他，他是我的丈夫呀！——阿毛這樣的承認了。

——什麼會丟了你走的呢，怕不會回來的吧！——這最後的一句像鉄錘似的打碎了阿毛的希望。她捧着頭哭得更厲害了。

——你什麼啦，痛麼？——茶房不解地問。

——是啦，我的肚子痛！

——這什麼辦呢，你付了賬回去吧！

——回去，回到什麼地方去！

——家裏，你們總有家！——茶房知道這事的蹊蹺了。說着便去叫了賬房來。

阿毛還只是嚷痛，只是哭！

——阿六！阿六！——使人聽得要毛骨悚然的悽慘着。

——喂，他不是你的丈夫吧？——賬房說了。



——是的是的，他是的。——阿毛還堅定的咬着。

——什麼他會丟了你走呢，一定不是吧。

——經歷世故的賬房自然是看穿了一切了。

阿毛沒有回答，只慘酷的呼着痛。

——你是不是要養孩子了呢？——賬房覺察這事情的煩麻了。

阿毛心中一跳，她想起這事了。但她聽周媽說過，還有好多時候，現在一定不會見之事實的吧？

——不，還沒到時候呢？

——痛得這樣厲害，說不定會小產了呢。

你付了賬，我們送你到醫院裏去。

這時候，阿毛的房門口，早就擠滿了許多看熱鬧的人，高聲的喧嘈着，驚奇着這樣新鮮的事變，有的大聲笑了，有的在討論着如何處置才好、有的痛罵着跑了的男人。

——好不好，送你醫院去，先把這兒賬付清吧。

阿毛沒有錢，他記得他的鈔票都藏在阿六的身邊了。

經過好多時候，人家才問明了阿毛的狀況，而且她是一個親人也沒有，在上海認識的是少奶家，但她只知道他們姓李，地址也不知



道。周媽家也決記不請那長長的一段路了。但是她終於被人帶到慈善醫院裏了。而且產了。

以後她便被身上的高熱度昏迷了過去，她什麼也不知道了。只是像睡在墳墓裏一般的，睡在一間大房間的許多白色床的一隻牀上。嘴裏喃喃的發着讕語，叫着阿六，少爺，少奶，周媽媽，吳媽媽 媽媽，叔叔，一直經過了五六天的功夫，她看見了自己的周圍的一切。

——好，清醒過來了，清醒過來了。——
一個穿着白衣服的婦人正立在她的床邊，把一杯黃的水倒進她的嘴裏。

她出奇的用手摸了摸自己的肚子，已經平

服了：

——我養了孩子了。——她想。但是沒有，她轉着頭向旁邊看看，只有一些和自己一樣的睡在白床上的許多女人。

——孩子呢？——她問。

白衣的婦人笑了，她聳了聳肩頭。

——咳！你是小產的呀。它太小了，什麼能活呢？

——死了麼？——她悲哀了，她本來歡喜地以爲可以看見她的孩子了。

——自然囉，它還不是一個人。——她聽了低下眼睛哭了。

——好好的睡着，什麼也不要去想。——
白衣婦人在她的肩上輕輕拍了一拍，走到別人的床邊去了。

她果然聽從她重復把眼睛閉上，又恍惚地睡去了，周身隱隱的發着痠痛，肚子餓也似的痛着，又覺空虛得難過。一會兒又醒過來了出神地向兩邊看看。

靠近她的正是一個被電車碾傷了頭的女人，她已好了許多，半邊頭完全裹在白布當中，在講着自己危險的經歷，阿毛向她看着，聽她講。

接着一個沒有手的女人，半眠半睡的呻吟

着像是很痛苦的樣子。那個電車碾傷的女人指着她說。

——她是紗廠裏的女工，給機器捲去了一隻手。——阿毛又吃驚的向她望望。

較遠的兩個人在講着話。一個半身不遂的老婦人，神色像沒病的人一樣，她的話也特別多。她正在說：

——那邊第七號的是一個生了楊梅瘡的野雞。這種人害了多少人家的男子，活該受罪。——但她並沒有說自己在爲着什麼受罪。

——人總是可憐的多！——另外的一個女人說了。請看那個捲去手的女工。



——嫂嫂你甚樣啦？——老婦又打聽另外的一個。

——還說什麼呢，冤之尤冤的，巡捕捉強盜，流彈打進了小腳骨。——她說着指指自己的腳。

後來人家來問阿毛了：

——嫂嫂，你好點了麼？

——謝謝，好點了！

——你的男人沒了麼？累你吃這樣的苦！

——電車碾傷的女人撐手進來。阿毛不知要甚樣回答才好：

——唔，唔……——她只含糊着答應。



——啊喲，這樣輕的年紀，真可憐呢！

——老婦大聲的驚嘆了。

——自然是年紀青的人便宜啦，以後的日子長呢！

——喂，喂，大聲地談話，——另外的一個白衣女子出來禁止了。

於是大家暫時都不作聲，靜悄悄的好一會兒，只有些重病者的呻吟聲。直到那女子出去了，談話聲又高了起來。

阿毛這樣的又過了十多天，已經能夠從床上起來了，她覺得身子上已沒有什麼痛苦，只是肚子格外地要作餓。照送進來的一小碗的

飯，實在不夠消化了。然而慈善醫院的慈善是有限制的。那起先的一個女人又進來了：

——第十三號，你還有別的親人嗎？

——沒有。——阿毛搖搖頭。

——但是你完全好了！

——是的，我沒有什麼難過了。

——你應該今天出去了。

——啊喲！先生，我沒有地方去啦！——

阿毛有點窘迫了，她沒有想到自己還要出去的這一會事。

——這是院裏的章程，我帶你到院長那兒說去吧。——阿毛只得蠕着步跟了她去。

院長也是這樣說：

——這是院裏的章程，如果她有錢，還應該，還住院費醫藥費和飯錢。

——不過，先生，我真沒有地方可去的呢！——阿毛越發焦急了，臉上帶着了苦形。

肥胖的院長，微微的笑了笑：

——這倒是很困難的，不過院裏的章程是只留病人的。而你現在已經完全好了，……說着，從昂然坐着的大沙發裏立了起來，擺了一擺身子，打算送她走了。然而阿毛，盪眼睜睜地凝視着他胸脯上閃着金光的錶鏈上，呆呆地不動，院長想不到有這樣呆的東西，便抬起頭

來問站在旁邊的女人說：

——馮先生，你把她送到外邊去吧。

於是阿毛走過了綠蔭婆娑的一條甬道，出了鬆着白漆的大鐵門，是馬路上了。女人向她點了一點頭，回進裏面去了。她茫然的立住，心裏想，到什麼地方去呢？

馬路上的微風，使她周身打了一個寒噤。汽車威武的在她身邊駛過，她茫茫的走着，向前走着。

四周包圍了黃昏時候的暮靄，一回兒她的瘦削憔悴的身影，便被暮靄吞滅了。

——一九三〇年三月，初次屬稿。